

变老也没关系—— 你是晚风中绚烂的光彩



作者:解玉军
出版时间:2024年5月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陪父母老去》

这本书是作者记录自己陪伴父母晚年生活的日记体随笔集。作者用近似日记的形式,写下了从父母生病住院,到进入养老院的经历,在度过了一段安静与平和的时光之后,波澜再起,母亲的帕金森病加重并逐渐失明,离世前子女面对着艰难的抉择。

作者的母亲从2006年患病到2023年去世,前后一共17年。作者用亲历的片段和即时的记录,告诉我们,面对父母的衰老是一个不断加强心理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冲击认知的过程。面对生病与机能退化,总以为治疗就会好,但最终是接受这些病痛并为之相伴,尽力在病与退化的间隙,争取一些对生活的快乐。

这是一堂人生的必修课,也是生命中最深刻的历练。



作者:[日]上野千鹤子
译者:张慧
出版时间:2024年6月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我准备好了,变老也没关系》

风靡亚洲的畅销书女作家、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直面自己的衰老,从自身、家庭、社会、制度、未来五个维度解剖当代社会中女性要面对的衰老和死亡的生存状况,以平实易懂的方式讲述了老年生活、照顾、自立、护理工作 and 家庭等问题。

在她看来,未经省思的衰老是令人担忧的,当我们准备好以后,或许会发现,逐渐变老也没什么关系。

了解和接受你会老去,不再恐惧或逃避,把它作为人生课题来学习,这本书或许就是你走进这堂课的第一本教材。翻开本书,开始这段关于生命之秋之旅程。



作者:[美]盖亚特莉·德维
译者:王鹏飞等
出版时间:2020年10月
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

《阿尔茨海默病:你和你家人需要知道的》

对阿尔茨海默病的认知不足、重视不够,导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就诊率相当低,而真正接受规范化治疗的患者比例更低。

这是一本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指导读物,作者专攻痴呆症领域23年,通过作者经手的一个个病例,让我们对这种疾病有了更多的认识。

最重要的是,该书提供给患者家人许多宝贵的经验,同时也让我们对阿尔茨海默病的护理工作有了更多的理解。例如,在护理过程中,重视护理人员心理也尤其重要,要让护理人员学会自我关怀,适当减压以及及时寻求帮助。

10月11日是重阳节,这是一个蕴含着对长辈敬意与关爱的节日。当我们的父母病了、老了,亲情与责任该如何平衡?在多人共处的社会趋势下,我们的事业、家庭和个人的生活要如何规划?老龄化常被视为重大挑战,可它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危机,还是我们对它的不适应导致了问题?让我们从不同维度展开思考,在三本不同类型的书中寻找答案。

愿每一位老人如同那重阳之菊,在岁月的晚风中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

——编者

乘着歌声的翅膀

——儿童小说《红宝石口琴》创作手记

□南凤子

南腰界,有两棵花红树。很有名气,为贺龙手植。

它们长在余家桶子——红军司令部旧址里。五年前的一个春日,我在树下拍照。巧的是,一个南腰界的老人在旁边给孙子唱山歌,其中一首山歌唱的是:“高山上云叠云,天下穷人连心。红军穷人一家亲,天也明来地也新。”

彼时,歌声和阳光透过树叶,洒下一地的金色光斑。我的眼角不知怎的竟有些湿润了,《红宝石口琴》的种子在这一刻播下了。

之后,我在重庆市作协发布的“文学创作重点选题参考”里,看到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这一选题。我想起这首山歌,文思开始流淌。《红宝石口琴》萌芽了。

儿童文学是“儿童本位”的文学,这样才能以童心统摄作品。于是,我构思将南腰界的革命历史融入一个当地儿童的日常生活。要把这个当地儿童塑造好,必然要使其性格具有典型性;其性格不但要生动鲜明,而且要反映当时南腰界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童年风貌。

我从南腰界的老人那里,了解到当时的南腰界许多儿童有这样的特征:胆子大、脑筋活、爱唱山歌,摸鱼捉鸟打柴样样都会。当时,南腰界还有一种职业——割漆。有割漆匠

还加入了红军。这些融合起来,就形成了小说的主人公——小割漆匠黑阳雀。他十来岁,不怕“漆毒”,是割漆能手,十里八乡的“小山歌王”,有以声诱鸟的“绝技”,在红军的感召下参加了革命。他的身上,浓缩了南腰界勇敢智慧儿童的身影,代表了在红军关怀下茁壮成长贫家少年的典型形象。整部小说,就是以他的童真视角来展开,这为小说充满童真童趣,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位心灵导师。这位心灵导师,不仅为儿童传授知识,更为儿童传承精神基因。在相关的史料里,我了解到红军在进入南腰界之前派了侦察员先行探路,秘密宣传革命。于是,我构思了白鹤这一角色,一个外地来的音乐教师,吹一口好口琴,与学生打成一片,为当地老百姓免费送药品。“他”女扮男装,深入敌后,妙夺情报,展现了侦察员的智慧与勇气。“他”以口琴绝技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步一步“征服”了黑阳雀,在他心灵中注入红色基因。

儿童小说的魅力之一,在于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和感情变化。开始,黑阳雀怨恨白鹤在斗歌会上夺走他的“山歌王”称号。于是,他偷了白鹤的红宝石口琴。而当白鹤捉弄了欺压漆匠的当地团总——魏大猪,治好了他母亲的“打摆子”病症之后,他对白鹤

的感情悄然改变。他和白鹤携手捉弄魏大猪,在清风楼智斗敌人,巧设“葫芦湾赶闹”,编出一首首精彩的红色山歌……两人由格格不入到相互温暖,再到守望相助,最后亦师亦友,成为生死之交。

写出一部诗性小说,是我的目标。于是,我将音乐作为小说的核心元素,力争营造出诗性洋溢的氛围。黑阳雀的山歌粗犷豪迈,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红军,歌唱革命的理想与信念,激发军队的斗志。白鹤的口琴悠扬婉转,像是一泓春水从碧绿的青苔上滑过,吹得劳苦的听众心静如初夏夜空,灵魂洗了一个温水澡。两者在情节推进和情感层面相融相成,共同交织出有着“动感旋律”的故事线,形成一道独特的诗性叙事风景。

儿童小说从题材到叙述到语言,皆应推崇儿童主体性,皆应符合儿童的审美心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尊重儿童,吸引儿童,引领儿童。为此,书中密集呈现了儿童具有吸引力的元素,如民族特色浓厚的斗歌会、紧张追击的武打场面、饶有趣味的“赶闹”捉鬼……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简洁明快,多用短句,文字轻盈,字里行间流露出诗情画意。

红色题材的儿童小说,还应蕴含丰厚的精神养分与审美旨趣,引领儿童审美新风尚,对小读者起到温润心灵、启迪心智的作用。怀抱这样的理想,我不断修改,得到了不少专家、文友的指导,受益良多。在不断的抽枝长叶中,今年国庆,《红宝石口琴》开花结果——出版了。

我期待小读者能跟着黑阳雀和白鹤,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次逍遥游。

江河,流动的历史

——读《黑龙江纪事》有感

□姚伟民

江河,是流动的历史,是沉默的呐喊,是一个民族兴盛与衰亡的记载。河流是有生命的。尤其是像黑龙江这样一条有着丰满前世今生的河流。

三年前,原国家清史办主任卜键以《库页岛往事》引发了人们对东北的关注。三年后,他的另一部关注东北区域历史和东北亚诸国关系的历史著作《黑龙江纪事:内河·界河·掐头去尾的大河》(以下称《黑龙江纪事》),今年8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后再度引起了人们对东北的关注。

全书按时间顺序梳理黑龙江流域3000年的历史脉络,聚焦300年的历史,以清廷与沙俄围绕黑龙江流域的交涉为核心内容,充分参考、爬梳中外史料,用纪事本末的体例,将清代以来有关黑龙江流域的各色人等、桩桩往事呈现在读者面前。从《尼布楚条约》到《瑷珲条约》,从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到迟子建、双雪涛、班宇笔下的文学纪事,波澜壮阔的东北,

山环水绕、平原居中的东北,一直是华夏大地尤为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在并不久远的历史上,黑龙江流域却遭遇了令人扼腕的领土丧失“事故”。

作为清史专家,卜键对清朝的发源地东北的研究不可谓不深。让我们跟随他的新作《黑龙江纪事》,来再次关注黑龙江流域的兴衰与变迁。

在第五章《回望尼布楚》中,作者详细记述了1689年清朝与沙俄签订的第一份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的全过程。黑龙江有两个重要支流,一个是石勒喀河,一个是额尔古纳河,尼布楚就位于石勒喀河北岸。在讲述《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细节时,作者把清王朝那种既自尊又自大又因缺乏国际外交经验的手足无措描写得十分到位。那时候的清朝像一个被父母保护得太好的孩子,尽管不谙国际状况,但由于自身还算强壮,所以也并不畏惧。

后世史学家普遍认为,尽管《尼布楚条约》客观上导致清朝失去了一些土地,但整体来看,这仍然不失为一份平等签订的合约,它保障了将近170年的边境和平。不过《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作为黑龙江重要支流的石勒喀河就不再是清朝领土,另外一条支流额尔古纳河则成了两国的界河。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作家迟子

建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那时候额尔古纳河左岸属于沙俄,右岸属于中国。

直到19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虎视眈眈的沙俄也开始在中国北部边境蚕食鲸吞。1858年,《瑷珲条约》的签订使黑龙江从内河彻底变成了界河。自此,清廷失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尽管清政府曾不认可此条约,但在1860年,清政府与沙俄又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这一条约确认了《瑷珲条约》的合法性,使得清政府永久失去了这些土地。

望着这沉重的历史,我不禁追问:何以至此?

耗费六年时间沉浸于这些历史当中,文史学者卜键借用《黑龙江纪事》这本书提出这些追问,引发我们的深思。“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屈辱与不平等都远去了。

七年前,我曾一路北上,从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再到瑷珲,最终沿着黑龙江走到漠河。

泪”的动荡祸乱,取而代之的是雪乡的宁静,暮色的恬淡,犬鸣深巷时一群人坐在火炉旁谈天的自在。只是,偶尔谈及往事时,还是会有一种莫名的民族悲伤。不过,谈到未来时,眼里却都是中华复兴的光。

文学评论家潘凯雄近日谈到《黑龙江纪事》时评价道,这是一部学风严谨史料周密的学问之作。除“引子”和“尾声”外,全书援引成书的史料90种,中文著作58种、外文译著58种,总计206种,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功夫是公认的通往成功的必由之路。它是史实厚实、表达灵动的历史书写,是对令人深思的往事追问,既简洁表达了作者的思考与回答,也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留白。这是该书最重要的价值。

我想,《黑龙江纪事》带给我们三重意义:当我们眺望黑龙江时,我们会铭记历史的不幸;我们会珍惜现在的幸福;我们更要为世世代代谋求太平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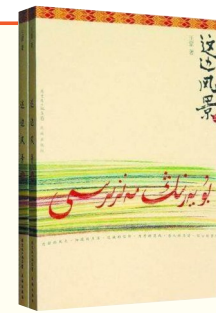


电子书、有声书
扫码即可阅读、收听

近悦远来书香重庆

书评投稿邮箱:caqbsb@163.com

写在茅奖边上④1



【作品简介】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2011—2014)《这边风景》,是作家王蒙创作的长篇小说。描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的生活,以一桩公社粮食盗窃案作为切入点,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的风土人情,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全景图,也反映了汉族和维吾尔族人民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两族人民相互理解、友爱共处的深厚感情。

题记:历史重量,时代局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单士兵

人的一生要经历各种疼痛,不同历史阶段也有各自的时代局限。人生向前,时代进步,本应坦然抚摸过去的伤痛,正视曾经那些不堪回首的残酷。

只不过,很多人仍活在未曾死去的阿Q年代,看待过去生活,往往沿着精神胜利法的思维模式;人类社会也从来没有走出屏蔽历史的怪圈,对待某些年代,也总是选择戴上一张巨大的蒙眼布,采取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野蛮方式。

人生每一步都算数,历史的每个阶段也都有独特的风景。一个人如何选择看待自己的足迹,一个国家如何选择对待过去的历史,注定会影响着能否抵达光亮的地带。踏遍青山,纵然人老,只要敢于面对真实的过去,就可能展示自己这边的风景独好。作家王蒙的《这边风景》书里书外,就在呈现一个作家的人生风景,也在透视着隐匿于岁月深处的历史风景。

王蒙的写作人生是有长度的,也是跌宕起伏的;是极其复杂的,又是特别精彩的。王蒙有太多的身份标签,任过《人民文学》主编和原文化部部长等职务。不过,比起其他官员身份,“作家王蒙”才是最能标注其人生价值的身份符号。

王蒙如今已逾90高龄,写作已有70余年,他的创作人生仍在持续,令人期待。王蒙出版作品近百部,涉及小说、散文、诗歌、学术专著等各类文体。处女作《青春万岁》,早在1956年就定稿,直到1979年才出版的小版,跨越23年;1956年发表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曾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议;1963年,王蒙举家搬迁新疆,他在那里经历了十年动荡年代,一直到生活到1979年;此后,历经劫波归来,王蒙开始持续不断地进行时代书写,进入了创作的井喷时期。

从《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样极具历史年代标识的作品,到《笑的风》《霞满天》这些近年来的时代新作,王蒙的书写堪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版“心灵档案”。不过,王蒙在新疆生活的16年,一度让人们认为那是他的沉默年代。然而,2013年《这边风景》横空出世,比尘封23年的《青春万岁》更神奇,被埋藏的时间竟然长达33年。2015年,《这边风景》获得茅盾文学奖。对这部作品,评论家王干这样说:“这部作品的价值,第一把王蒙变成一个完整的文学家;第二个让中国当代文学史变得完整;第三个让中国文学的历史一段变得完整。”

《这边风景》开始写作的时间是1974年10月,完稿时间是1978年8月,如果以1976年10月的十年动荡年代结束为界限,不难发现这部作品创作时间恰恰处于两个时代的交界地带。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以1949年为界,中国文学进入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新阶段。其中,1949年—1966年之间被称为“十七年文学”时期,此后即进入了万马齐喑的十年动荡年代,然后才进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阶段。人们普遍认为,十年动荡时期是文学史的空白期。《这边风景》重新浮现,弥合了历史断裂,填补了内容空白,有着重要的文学史研究价值。

《这边风景》书写了1963年—1966年之间的人和事,通过梳理这些繁复的时间轴,不难发现本书不论从内容表达还是价值判断,都处于尴尬地带。1979年—1981年,王蒙也曾三次试图对这部作品进行修改,然而,面对客观存在的历史真实,面对70万字的鸿篇巨制,面对近百个人物形象,对这本书进行整体大规模修改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无奈之下,这本书被束之高阁。

2012年,王蒙的儿子偶然发现了这部书稿。原来,它就存放在某个年代已久房间门框上的顶柜中。再次面

心中有爱,这边风景才能独好

对这部作品,王蒙“觉得这个稿子也有很多可爱的地方”。时代在进步,国家在开放,这一次,王蒙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对这部作品进行“起死回生的拯救”,而是“基本维持原貌,做了些简弱的弱化”,并且在每章后面加了一些“小说人语”,效仿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和蒲松龄的“异史氏曰”,来“向读者作一些必要的交代,也发发重读旧稿、重读旧文的万千感慨”。由此,这部书在时隔近40年后得以“复活”,出版社对此书给出的广告词是:“79岁的王蒙对39岁王蒙的点评。”

这样的时间声明,也并不意味着《这边风景》就能摆脱被争议的宿命。事实上,现在对这部“重生之书”看法仍有很大差异,这正是由其“先天不足”决定的。作为一部顺应特定年代政治要求的作品,其话语方式当然深受那个不堪回首年代的影响,特别是涉及特殊年代的内容,在价值判断上,与当下时代有着较大的偏离。崔瑞芳回忆王蒙当年写作这部书时的状态也说:“在生活中,他必须‘夹起尾巴’诚惶诚恐,而在创作时又必须张牙舞爪,英勇豪迈。他自己说,凡写到‘英雄人物’,他就非得提神运气,握拳瞪目,傻愣充愣。这种滋味,不是‘个人’是很难体会得到的。”

正因如此,这部小说依然没能摆脱“十七年文学”时期的特征,依然遵循着“三突出”的创作原则,依然在塑造主人公伊力哈穆的“高大全”形象,依然充斥着各种政治口号,展示着“以阶级斗争为纲”背景下各种扭曲的人性。这一切的存在,让这部重生之作难以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风格和价值判断。不过,站在今天的审美和立场对这本书的批评,也并不影响王蒙文学创作的高度。

换个角度看,这样的尴尬恰恰又是历史真实的反映。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作品在今天无疑是文化稀缺品。王蒙自己也说:“反映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初的作品在哪儿?我觉得这也给它填补一个空白。生活并没有空白,政策对不对是生活,政策不对老百姓也得活着。该恋爱还得恋爱,该拥抱还得拥抱,该吃肉还得吃肉,该喝酒还得喝酒,该生气还得生气,该骂街还得骂街,该高兴还得高兴,也还得找乐,最痛苦的时候还得找乐。”事实上,即便是在那样扭曲的年代,王蒙在小说中依然展示了爱情的美好,亲情的珍贵。人应该热爱生活本身,而不能只是在关注生活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记录缺失的年代,从文学世界里看到生活和人,包含着更为深刻的价值。

如何理性看待文学与政治、与生活的关系,在今天特别重要。对待《这边风景》这样的作品,如果只是以时代的审美和价值进行苛责,显然是不公平的。更为理性的选择,是充分看到这部小说展示的内容在为历史祛魅和现实脱敏,从这个意义讲,这部“保持当年面貌,适度地拉到新世纪来”的作品能够走进公共视野,更应视为是一种文化幸事。因为这样的文化风景,才是独有的,稀缺的,珍贵的。遗憾的是,由此拓展延伸的表达空间,如今很多人依然假装看不见,以至于当下公共表达也存在着太多莫名其妙

的尴尬。在《这边风景》的后记中,王蒙这样表达对“伟大的生活”的看法:“万岁的不是政治标签、权力符号、历史高潮、不得不的结构格局;是生活,是人,是爱与信任,是细节,是倾吐,是世界,是鲜活的生命。”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驱动下,王蒙的爱与生活继续着,创作人生正青春。正如2024年4月,他在2024《当代》文学颁奖典礼上领取“年度致敬作家”时所说:“我爱这个世界留下的情书。”

心中有爱,处处生情,人生何何地,这边都有独好风景。